田

間

文

集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一 鄧志沖傳

公諱斯薦字志沖沙縣荆村人荆村之鄧世有令德願 以尉柱崖公始復姓鄧柱崖公為東禄家於解泉使者 、自某世祖徙居歷堡贅於李因冒李姓凡大世及棄

夕見厥中火光起急詢之寂然語朝問知樣生子心

異之即公也公生而類異過人稍長日補數千言初

丁員鄉里爭以大物期之意不屑也桂屬公任俠不治 仔讓應童子試受知司李余公為敗今名十九補邑弟

學篇行動有禮法用乙腐明經起家者比比桂崖公捐 公皆身先之諸弟子智而安焉以故出公門下者多力 嚴以品行為先不專事讀書也每讀罷輒召聚 年未及壯教授里中治舉子業者皆從之學其設教甚 者以示勸警率夜盡三鼓始寢是辨色而起以為常然 即時公通以試事在郡弗克限含發終身痛之每邊局 配古今忠孝廉節及里中先世諸由勤謹與由放侈廢 1時節或出乎喪家感觸長號泣血伏地不能起與兒 |產自棄城歸家益貧朝夕惟恃公華耕以給是時公 一堂談

存謙友愛謙尤貧公歲得館穀輒分給之終其身恰恰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二

憂耳公次子可權與子友為予言生七歲特兄幾九歲 他皆好唯讀許徹夜歷寒暑不輟會除夜終歲鹽米之 公攜入塾同發卧天未明即令與兄背誦日所讀書者 需悉資無以償猶手不釋卷或怪之笑日惟此可以 兒也因密贈以金教以手作偷感激卒為良民生平無 絕有貧里人亦無不應也有偷兒夜人其室執之里中 之家故無餘錢里有急貨諸公即發所有以應公時天 收其骸骨歸公律身莊與人處一飲以和鄉里皆愛樂 然相對也有從兄存誠當客死每東公匍匐走数干 一講解民長督課益勤足口授指盜無服容已

母間な東

Ŕ.

子兄弟問難一堂互為師友誠至樂也公配魏夫人賢 爾日不復向時拘檢矣可權既領鄉屬公猶授經每父 見二子學且就題盆覧假之令率已意以談審與歡笑

為公真有三千也婚冠既畢徐殁始告以故令歸徐今 乳哺旣大與可權昆仲同人雖就學門內外悉不知以 能成公志徐某妻與夫人同出於魏徐艱子子生多天 公憂之與夫人計俟徐氏產得雄即抱以歸夫人親為

徐氏子孫頗盛皆公與夫人成之也公晚年待二子益

慈二子亦以孝聞家庭間率無長物毎可權遠近出即 公為治裝追歸有蘇悉納之公其兄出亦如是凡綦履

被線之需皆取足於公子弟不知私蓄一 未服官然衛里稱其節樂即級無情賴之設使遭時行 世世成情之而次公可權自孩提奉先生訓至老目不 讀非聖之書耳不問時道之言一何幸也既傳一第雖 有遊風與先生既道明德立本以教授老無所表見於 法會食有問戲語有責何其嚴也鄧先生之教家其 陳了翁郎併櫚諸君子了翁立朝大節稟然及考其家 論日沙邑固多賢者在宋為節義道學之區其最著者 **川知矣公長子可第貢士次可權乙未進士諸孫某某** 一般人皆能世其學 錢即公宋教

百甲申國變以來海內士大夫義不負國而死者指不 勝屈而江以南尤盛至於江北數郡死者寥寥吾邑素 說或措之筆墨皆已成章尤工詞赋著作盈尺今存者 愛壻也資質明慧於書傳略一涉獵即解大義娓娓談 **八略齋我悝集楚水吟諸稾是也為人風流俊爽曉獻** 、吹簫度曲間游平康里即人人得孫耶一 名臨字克成少司馬魯山公介弟而方中丞仁植公 節義之邦獨能慷慨死不悔者一孫武公耳武公孫 孫武公傅 顧為重力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竹

志其成就豈出前人下哉不可謂先生學之不效矣

一威亦遂以是治治自喜內兄方智之管語之日孫即分 能之既思有以信己說而陰致力其事久之而不能者 易曾無疾察怒色以盛氣加人或時作設語人質之 以為能也同人皆竊笑之克威時亦自笑克威與人 心好之遂談兵於騎射擊刺之事無不智也亦無不自 為古文詞講求當世治亂樂侮之終著為兵家言克成 屑也是時寇氛初城雲間夏暖公陳大樽徐復養輩起 **亦**竟能之 致絕人而弱志於此終不能有為矣克咸聞之夷然不 笑而已頭性蝸强不肯下於其素所不能者必强 夜酒酣談時事慷慨激烈引

旧間交奏

過る二十一点

ģ

福息終不散歎日弓力過强非所用聊試我耳武公就 為諸軍先時於馬上賦詩為樂令所傳楚水吟半為軍 植公開府整疆襲與賊戰武公常雜騎士中雖馬於 其手取而挽之一引遠滿開合如意者數色不少動生 自誓不減贼者有如此指逐致字為武公金塩蔡生者 大驚以為神武公自是常衣短後衣騎生馬左右箶獲 以千斤力開造君君出其所引角弓令生挽之生面赤 揮弓矢帯刀作邀塞健兒裝見者不知是儒生也會仁 ì 1

中作也已仁植公被讒下獄魯山以少司馬出督師宜

大邊事孔棘且請病移書武公戒勿妄該兵武公意利

兒弦曲數関終乃母稱政效為礼苛罰百出皆盡醉極 為笑樂既至就梅花前瞿瑜席地下馬踞坐置酒聽 者强子之騎前騎幾騎亦縱騎者危慄髲掉欲墜 **妓紅袴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路子不能** 為之殆將為之兆平明年與予同客西冷君游不得志 日燕游武公有所服效常大雪中挾之往游鐘山下 復馳而歸予心竊疑之此塞上行樂圖令吾南人樂 與大減六橋粉旗未督過而問也一日偕往天竺過 內弟方直之戎服聚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期

伊那游是時吾鄉人士大半避宠白

1

還後人有至者覔所題詩則已剷削是滅盡矣人怒日 **竺游蠹其杖頭錢買酒大醉各題詩二首壁上抵暮乃** 飛來蜂與人導入村店小飲見有當塩者心動途罷天 醉甚亦竟不能題壁至今思之固一時之雄也今且四 此二名士也所題詩奈何剷之可亟堊壁我拉兩君來 蜂五韻各成七言近體將以困之也於是和墨濡毫掛 進日以兩君才前詩不足錄請更作新詩限重游飛來 殷勤勸酒中席酒家奉筆硯就壁請為題前詩一老翁 重題其上於是子兩人再往壁果堊當壚者出妝益靚 巨觥以待每篇飲一觥五醋而詩竟酒皆猶温然時已 _____

陳大樽徐復養謀舉兵仲馭亦聚兵吳東遙為聲援其 武公超然獨全由其風音持論平恕與人悅豈不為小 報怨為事中丞及司馬公皆將不免吾黨半遭羅網唯 **運相關幾之先動非偶然也南渡立國好人柄政專以** 歌抵足淡談往往欲歐过下子心怪其有異於常嗚呼 有怪夢心惡之為文以紀其異又感慨時事每夜朝悲 **菲知有次年三月十九日之變哉天生志士意氣與國** (所突嫉即奸人亦無所切齒於君也乙酉夏鐵馬渡 一吳鼎沸于依家仲馭於武水武公方避地雲問 黄子.

十年武林人猶相傳以為佳話君在西冷意常不樂與

適至遂聯舟同行至度澤之明日猝遇游兵仲馭死焉 散子泛宅分湖将與仲馭由震澤入新安武公與復華 取道孝豐君擊家 隨以去而予方收發亡者屍君就予 君益心重君以為是真知兵者未數日松江破三吳兵 放著平地能自轉運動移見者益喜凡陳徐向所為兵 在君聚米而談指掌陣圖一坐傾聽間出木牛流馬式 **承言者君皆一** 年秋于過雲問遇君於黃順藥中丞舟次陳徐二君俱 丁合室遇難君亦失其一子是時入新安者以從太 胡 老二十一 親智其事轉以詰兩君茫如也故兩

别訂子續往與執手大哭淚盡繼以血吾向時不數見

外情形甚悉特投副侵監文聽軍事是時行在延平子 山中素善君以書招之君遂入其軍因上書間中言關人避地台州合原任蘇撫楊文總盡室南奔募兵龍泉 戌七月江東破貝勘乘勝取聞文樂聞風先入關**君** 傷故此後亦不再视若手書矣是日聞新安陷予改道 孫某過此葢以為子後來者尊也筆痕墨頭淋漓如新 入圖若遂從新安下嚴難將往依魯山魯山方奉太夫 為郡理被檢行為縣君疏至與授官本末皆不及知丙 丁事竣亦從問道至孝豐居停壁上有大者某月某日)甚也嗚呼鱼知與子遂從此元談哉

楊君舉事義不令楊君獨死汝自為計竟路歸報太夫 人可耳騎至問君為誰君抗言曰我監軍副使孫某也 死得之 是已毀存者骨耳兩人骨不復可辨逐供 為去與文學同死橫屍道係土人因就其死所合處 浦城界兵追及之君知不免與妻方孺人缺日吾同 到大樹表其官爵姓氏於上孺人從一老嫗匿草 歸里於是其兄子仲行走問就土人所表大樹下求入村家以聞諸令令固素知中还公及少司馬者齎 之行文總姬妄多昇肩與者百數十人日行十 一天 光二二 一十 論曰賢者誠重其死與人死談何容易桓範之於曹爽 特紀其與子十五年中游處憂思之事而為之傳 矣與君同志者如陳大梅死累數十人今止存一孫耳 自閩中歸歸能讀父書有志氣絕意仕進有孫十餘人 **礎倜儻有父風次中岳失去十餘年矣」旦從其乳姐** 之勵未幾子亦死與更聚公俱斯然無嗣君二子長中 徐復菴棲海上十餘年生一子身死其子扶柩歸予哭 **承僅自給較之雲間三君子則天於君為獨厚矣吾與** 五年而君死於難死時年三十六又三十六年而予 以崇禎壬申論交年皆經二十餘君長子一歲耳交

羅企生之於殷仲堪亦各自行其志耳文驗固奸臣馬 陳閉生名防樅陽人家世業儒別生孕十四月而生少 為不苟矣 在自衞耳而因以倡義歸於聞則武公之爲也嗚呼武 公無尺寸之勢足以自樹特藉資文聰將以為其所欲 《也不幸不能有為遇難而毅然稱官爵以就死其死 貨賄因時竊節欽擁重貨昇姬妾以自隨其蘇兵志 |英成黨講聲氣善書画為一時名士所稱顧志在登 ----陳朗生傳 寒之十一次

須府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益

循半壁土有屋如巢日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合供之一量息自石舫 現然壓宅而 弱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現然多自撰造不入常格亦不以示人宅故倚山山石曉明 土人相傳宅後山為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者悉破除鎮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撐軒日石舫內供 吾諸曹然亦随其意典涉獲而已不竟該也喜為詩 間文集 表二十一牌

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是於交喜率

子方駁大至時人去盡獨有老媼在家不去可怪也旣 至楊老姐家以所掠簪珥絲泉雜物給之屬其菩視陳 以活因連獎陳先生君徵於喜曰可救矣為合其頭取 什污 瓊帽燒灰傅之上下 縛定扶起棒其首掖以行行 生也超视惟謹已稍愈身歸卒不知二小賊為誰氏 黑冤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者能效循可 地成塊撮而啖之後賊至伴死有二少賊見之曰此 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砍 死猶背刺十四鎗砍未殊賊去復甦自顧頸血

急命諸子隨孺人再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 於廢址次第結構稍復舊觀斯以異矣人初聞君遇難 漸合平復如常隱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 梧鼎炊胡餅日鹭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野玩調治創 **諸子初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側得金數** 爾君性怪僻故邁奇禍已見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 照腸好施得報也君皆見有人被 經為賊者其人質非 須賣婦債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 5歸皆動色似甫出土者公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

至家故居盡燉瓦礫滿地即其地遼廬即焉是時賊去

老二十一個

石砦飲 **有心要人** 久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試其故 ! 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 一於通市過雜時犯禁出為市人 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返 人成激值其血性 一下市橋以通相傳橋畔有怪日落輒出魅 門是人在生且依其去又一日醉即都一 **老人提燭送我來偏冤無有是時市門**)生以償博迪竟負君君亦不問 繆以他故告急於君君 動則為之亦不常為也從

19/........

白髮數擊望見相識者即引去紙窓堊壁上編書為過棄去以為常改草後髡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飲 哉晚年贫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 餅掛樹枝上往來鬼神乃為鬼神所畏又復游戲鬼神之間豈非真狂者 2其下輕就樹飲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 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明生也由此數事觀 · 逍遙更得世間大自在人該中那前句也死年 治亂何有哉又自為石舫

然無有 閉也至矣酒後萬人人固不怪然怪與不怪總一 · 次瑜次度度有詩名皆能順承父志雖極貧暫守敝 (謂先人志在焉爾然皆謹飭類狷者無復文風 閒非聖人所以訓世而其取諸狂也必曰簡惟 惟簡故閒觀君之擺落世俗遺棄一 不可謂不簡矣方酒時於時之治亂不問家之 一事可謂聞矣亦惟君自知其閒也有三子長 即酒之有無亦不問至於酒之不問則者之 周 在稱而自署為開翁甚矣君之有得於 為身後之名 得酒便飲胸 獨縱

別と見

也而人因以 以古道律人同舍生爭以為怪子雖少固心知其有異 陳同人者樅陽江上人初稱蔡左之 也予髮前燥間竊窺其室終日瞑目危坐一無所為案 袒草 履直 六志為假館授餐使就諸弟子之列葢天啓甲子年事 人極有別思間作近體詩佳句超然先君心異之然動 輔仁館與其同舍生從戸外竊聽心悅之忽一日布 一叩吾廬謁先君子執發請受教焉先君子哀 部先輩帖括數篇亦未見其開卷讀也為 以為狂君日吾閒甚此其所以為狂也敦 SAC 1 - 1 体 . 聞先君子講學從

上門に入

其冒昧不能達旣返袖中尚有餘鐵過西湖買酒斷橋 促姓陳名偉字同人同人去時所齊錢粮數百火人疑 天本姓陳住太平縣某村吾訪至其地陳氏老人尚 私人心其姓吾將往水之遂去去数月间日吾水得之 一該猶留以待吾翁歸也今吾始為有姓氏之人矣因 知之者為導吾拜先望且指吾故居尚存屋 醉賦詩数首而别斯以奇矣方是時蔡翁老 ------.....

臣再翁從蔡氏勇應募分訊於此土以防倭遂家馬因

勇民姓翁來時幼冷年八十餘矣孤記為台州太平

W

産悉付之年踰三十未有室郡中有老儒鄒心易者 而後死而限目也翁死孝養經母與兄子素友愛所有 然不售先君從容謂之曰生得毋可就室子同人欣然 一母亦八十餘矣為述同人家居所以盡養於已之道 /贅於那生二子然每歲必返江演故廬侍其母度歲 中披草而入棘籬茅屋戸內蕭然惟向時讀殘莊子 為常子皆處盡與同人自郡共舟而下過其居於在 歷九上耳家人見子至為喜出雞黍止宿詩朝拜其 信何人

木以生不知已姓為恨藍同人盡得其本來以

贅於邑之西鄉訓菜為業而同人聞予歸徒歩窮日以 至鬚層皓然執手大慟益悲予之失志而傷已之脱暮 **擊家流寫白門同人領妻子就母同居母死家益窘廼** 子也先君發同人襄事盡哀焉已數大鏡流寇益熾予 命道遇難妻孥沉扊澤以死予狼狽流離於萬里外者 依然窮獨曳耳國變以後予遭南渡鉤黨之禍舉家亡 數百錢度此金達足支一月糧可接麥黃矣而所託非 **逐授經於滾得俸數金箭予屬為轉寄其家時米斗直** -餘年始歸問平生故舊知同人垂老補邑弟子員復 八寄不達竟令其妻子捃摭不給餞以死也傷哉同人

W. W. 1 - 傳

9

離騷及太史公八書徹旦至口與血不輟其勤力如此 中騎驢陷大澤僵凍不能起遂與驢俱斃不知為之收 思超曠於世俗事 至會予有亡兒之慘其夜夢見同人巾帻如昔時張皇 **陸者誰也其可哀也已同人天性至孝不甚讀書而意** 謂不屑不深之士而狷者也同人與予其事最久後 、傍偶醒都不知人或以為狂至於律身端方正古之 ~避予者既久不相聞問心訝之已有人傳其於風雪 人至者從陽孫伯聚伯聚為人能愚嗜學當與予讀 塵不染獨皆酒醉後輒與目大爲

上門フタ

ALL 1 1.30

1

仃也留數日別先兄幼安及又來自此後遂絕不復

田間文集 事者也於是合邑紳士請諸上得從配名官貴他自明 於官其卒也以修學官蜗心力勞瘁而死所謂以死動 本一一一一

展熙二十五年歲在丙寅 黃池學諭蘇州錢君車亭卒

家韋亭廣文傳

氏頌為兩君皆先同人死獨同人斬然無後悲夫

士為之續娶已皆失好為蓼州徐氏客竟孟浪以死徐

書聲出伯聚上而為實不如與予整從交深予兄若

而性廖固不通既娶妻生子以為非其偶也而去之

有李仲山亦樅陽人與伯聚先後客子家仲山能 無所歸子伯兄至貧為煮糜與同備終不能存活

然以與復為己任會郡丞某公署邑家允君請首倡捐 避溽暑廢寢食者累月遂病病中日至工所手盡口授 助君率諸生多方勸募資未集土木遂與躬自督作不 季以來學宫傾圯四十餘年至不能陳姐豆君初至惟 答刻不離麻瘠已甚役者皆感泣超 事文廟告成人勸 就功工匠聞之爭相勉勵恐負君三月事以敬君令 滑狼狼見者莫不悲歎蓋強勞所致也貴地諸生哭[已委頓床褥絕無他語惟籍物料計工程詳詳趣役 暫緩明倫堂以俟病起君慎日吾寧死耳役不可緩 被出至堂上一觀途不起君素壯能有精神至是枯

先生精力妈矣為學官妈資為吾黨竭也先生雖身死 哭盡哀又池郡公旬之役多派自里甲君恐獨往例給 者以父官平江買田漕湖之 孟堪者皆以有功學官得附配典至是邑士大夫暨諸 相語而位不獨諸生嗷嗷然與也先是廣文有字鼎或 太學生大鋪乞子為之傳君名夢字介臣韋亭其號也 生上其事那縣引例以請當事允議依例從祀而其子 丁于君皆出自吳越按世序 固隔行 也君之先有諱簡 不恨而吾黨重累先生而速之死吾黨何以為心哉以 一價一如民間以是人樂赴公功易集故君及里民亦 上小居亦昌里是為漕湖

がないしまれる。

本

語犯時諱見損戊午試北揚既得復失遂以歲貢生循 時致祭焉年二十餘入崑山縣库食像丙午南開提元 徹旦膏盡有老僕私出錢買燭以經酷暑置兩足甕中 乃出創痕示其子鏞其隱德誠孝如此少貧力學讀書 身母子相依為命父病無刲股和藥以進無知者臨革 者君生而資敏有至性三歲失母事總母以孝聞終其 派及曾大父宇藩公始上居蘇州郡城家世樂儒多題 例投廣文得貴地到官者士能入則語該體要人多傳 爾尤好提獎孤寒時加賬即有貧不能輸糧而重受累 \避蚊踩老僕卧席前伴君讀亦徹夜不寐僕死君歲 ---

HI TO

- Tree

素交好固略悉其本末因輔請遂据實而為之傳者雖治少錢與買光薪歎曰不能編及也對所受俸修若雖之對婚此時,其何以為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民等播氏皆有出食指數百去家千里其何以歸家無直雖地即歸其何以為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之雖此即歸其何以為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事雖此即歸其何以為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事雖於此即歸其何以為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事雖於此即歸其何以為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事發死而列諸祖豆君死為不朽矣于於君屬有宗故之。

番多不相識認席之與我共五世祖者也席之父素生 **老同日語矣** 有干秋耳千秋之名出自公論為可重也若夫無其 廣文從配學官名載千秋者其得失為何如哉士所 而有其各徒以氣力情賄得之而公論不與又未可 **市家自浙淳安遷桐城之潘漕里歷十數世矣子姓** 之草亡木卒未數年鄉里不能舉其名氏視若之以 所就僅若此且不悲哉然世之取上第致高位者不 冢席之小傳

日以君才美篤行少時勤學不倦入爭以太物相

沈黃序間當負者行大堤上手一卷時誦自若兄弟此 **敬也年二十三補邑諸生頗講字學審音韻園變後浮** 年生所居相距四十里少時皆徒步橐筆到予家共予 不家講易圖集席之猝出已見與相質難聽者大哈席)嗚呼此席之所以為席之與予皆與無可道人信宿 河圈數 亦道然不以為意未幾語予見廢祖曰吾向聽無 (亦道然不置) 文思甚苦文成聽閱者可 一以中五為主乃悟七八九六之成數即 -----語非久復來文以進其為追然者如 丸席さ **** 否輒迫然持顾而笑見子

間女集

一一一一一

如甲已起甲乙庚起丙之類甲於甲為一己於甲為六 星家從年起月從日起時皆以生數與成數合而得之 矢席之性篤孝母汪孺人病皆 到股和葵以進母甘之 而席之則實由聽圖數得悟亦足以見其能好學該思 三三四之生數惟加中五以成妙在相得而各有合耳 主起庚戊癸起壬之法莫不皆然此說星家所習知 一於丙為二庚於丙為七俱從有合起推之丙辛起戊 血疏食者三年父殁久不葬信堪與家言從其徒被 就經夢素位公大聲曰火退矣遂愈逾年始發居事 AND THE PERSON NAMED IN

軟防學崖遍求吉壤費不貲既得葬家建以食不

日間文集 奉工十二時 箸投舊宅話子己獨與妻女別居一宅一夕大醉歸 以全至今過提者未當不稱席之功歎其勇也予當問 願以身塞提觀者爭救止之不聽久之風息浪亦止提 修築堤障一歲水大至堤平風鼓浪勘堤堤且壞砂 水鄉有楓林圩田數千畝合里特以為命席之每倡泉 危橋失足陸水死死時年六十五或言席之為人勇以 其事不應亦惟追然而已三子繼室某氏獨 采入言其性執拘以予觀之其所持皆正論也家世居 ,刻數千人畢集莫能為席之直前袒卧堤上大呼! 壬寅春偕諸從請于修支 譜譜成参訂家規言多可

醒試往架之乃驚呼顕然以覺語席之曰適夢往前山 有膽氣好泥飲每被酒夜獨行不畏鬼物然時時遇見 席之過撤之至是其聲辨網水門外眠者亦屢欠伸不 之皆從雙溪醉歸過大堤見堤畔漁運有火往就之 人次早有人送牛至日君家、牛昨夜高收我為之收 門毎一 日子所見如是汝之旧將死矣益逃避往毋為累未 日其人果沒水死又皆見己牛歸曳一繩牵入個 ------(歸一人無服矣坐頃聞思聲自前山沿堤水漸 一水門橋已徹候之良久始得過席之次日語其篩 一聲見眠者曆報一沸水門故有獨木可過 -

論日漢時河決金堤東郡太守王尊止宿堤上願以身 泛還席之日非也我牛固歸 沒親點諸欄同往視之欄 塞金堤水盛堤壞更民奔走即頭救止尊立不動而水 傳吾固不之信也 死云以席之平生孝友負正氣直性言論不欺即陷泥 人或問中夜有喧擊聲視泥中躁踐有迹盡與鬼關而 宅機數武次早人見之猶插 立水中不小面有怒色居 怪事甚多然席之曾未一語予也又言其死也去所居 無牛送還者實其牛也踰時牛病死牛亦有鬼哉所就 戶中醉不能起凍而死耳豈有鬼能死席之哉諸如所

然也則猶有先武肅王射潮之餘勇哉即此 足以傅矣 時獨奮五尺之軀毅然為一村與河伯爭意氣放之使 固有官守也若席之何為者哉當數千人莫知所為之 一利却迴朝廷壯之宋蘇軾亦管踵行之以係徐州彼 **髠殘石溪小傳** HALL THE THE ST STATE 一事席之

與劇談出著果留坐竟日以為常師與子同年生順而

社社主松影去楚有石溪代領其事每子兩人至則相 一戊之間予僑萬白下從胡處士星鄉時過長干脩

哲頭白如雪冬夏一禿頂身 精少受寒濕時作痛甚麼

於師坐問子避去其人問知為予訝曰吾耳西頑久直 苦之因自號光發天姿高妙見解超然當海內境 日間文學一个十一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人解可喜也有楚大夫以方外游公卿問氣甚盛遇予 諱當語子曰某公為文句句要人不解子為文句句要 能容物顧喜予率易予每見輒縱談諧謔雜出無所隱 馳之時所過掩耳疾走時有必誦都不入格一言半句 同赴城南齊予亦僧服過小巷有壯婦塗粉狼籍义手 謂石溪自成其詩自成其画亦自成其禪也性十急不 1往出人意表間以已意作山水人物脫盡常與吾常 人邓師日此其所以為西頭也一日同灌溪及予

求出家不許有來議婚者師大屬絕之崇禎戊寅師年聞誦怡山願文正心出家童真學道即病哭請諸文母傳稿喜讀佛書里有龍半卷儒而禪者特奇愛師一日氏子母麥僧入室而生師稍長自知前身是僧出就外 指属日忒欺心三人相與絕倒大笑嗚呼其一時情事何可解也予嬈之日我過未見有物汝何自獨見之師 七矣自念居家難以脫離一夕大哭不已遂引刀自 門目之既過師字子日世間 容猶宛然在也浮山山足斧公為公米日師武陵劉 有如此發物人偏好 浪杖人於泉亭 侵大師為之剃度師因請大師遺像拍香選禮為師老 九與議名智果葢雲棲派也旣返楚卜居桃源餘仙溪 龍先生畫夜逼授久之忽有所觸心地豁然遂成無 所遇遇 人師生平去有師承世出世間所以成就之者龍 一人而已甲午再來白下遂駐錫長于戊戌往謁 就教令看話頭有省益令游江南容學至白門 一老好問師出家始末言與已同但已得雲 見皈依易名大果明年杖人示寂於

居師者師謝以偈曰茶蓼生來都奧盡身心不待死時 終不受師在祖堂與諸髡不合有為捐資掛大歌堂以 意遵遺命於龜前付授師拜而藏之不啓已納歸青原 佛出山像高數尺 死後焚骨灰投棄江流家有疑色師大叶曰若不以吾 即在大歇堂盡出其生平玩愛古銅器以已意命工寫 骨灰投燕子殘下盡斧公狀略如此劉子黃玉為子言 骨投江者死去亦其他開交不得眾遊命舉火後函其 ·借他兩板為棺蓋好事從頭一筆勾族革時語大泉 一火而就妙好端殿親書一哪云鄉 肯留些面目且圖去後商量從此 THE PARTY OF THE P

一稱大師斧公其一也師殁十餘年有暫僧親至燕子 之命亦惡其股體向多痛苦仇烈而棄之也遇弟子 間文集卷第二十一 以阿馬從事非人可堪不得已去之他方往往為 升絕壁刻石溪禪師沈骨處數太字於上又為 女能文既藝而出家葢斧公之弟子也 師辭世偈也師脫略 卷大歌堂集六卷行於世瞽僧桐城

諸臣以死殉帝者若而人其有不即死為賊所得而備 崇鴯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 死不出吾不知兩者之賢不肖相去何若也若吾鄉職 爭幡然彈冠以起而是不死者枯槁嚴穴徵群屢加至 門段形變服南還者人成以不死談之而官於南者論 儿嚴未幾國運改革事已定其幾人不死力持嚴論者 (刑楚卒以不屈者亦可數而計也初賊遁後有泊都 墓誌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泰齊劉公墓誌銘 烈皇帝身殉社稷在朝

上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二

劉八老少類異未冠應童子試七篇立就學便者大奇 公公弟日某日某皆楊太安人出公行八故里人稱為 若宰戊辰廷試第一人次若寅給事中餘謨父也天即 運士仕至方伯年八十餘有子十二人公同產者五長 號泰齊皖潛山人發居郡城為郡人祖其父尚志 万劉公泰齊其至死不出之一以夫公韓若宜字宜之 一補府學弟子員癸酉舉於郷甲成會試以兄官諭公

疾苦哀痛迫切凡數千言不報甲申國變公逐跡院花

調補兵部職方司時流寇猖獗職六皖公上疏陳地方

聞引送丁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太安人類服開

公同譜者多列當道交相薦粹皆不就謝以詩日山僧 英有舊獨欲官公公不可固辭以免改革後歸皖故與 也所居村僻去城遠多盗不得已移近郭外明見塘側 於市則自擎茶進客終歲不窥問門外委主成培獎高 丁曾過之室如十大客至促膝而坐僅於槍鐘喜謀生 黑計光自北來者皆借此以修舊怨欲加之罪谷與土 買賊敗倉皇西奔逐得過以光敗元馬士裝為敢值奸 、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是閉門却掃絕跡不 、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病資不欲以高尚為名

•

**

莊子華嚴楞嚴金剛圓覺諸經皆有獨解每疑悟兵篇 儒語錄手抄成帙以至一益三式之學無不精曉周易 戸庭直遊造物皆實錄也公力學窮理經史以外諸先 爲鋪蓆為幕冬無甚寒夏無甚燠常其心時閉目不出 自為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間屋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 需索信於編戸即時輸應惟謹無敢抗日吾分應爾 世顯家故貧公田不及百畝每租吏到門呼暑如虎 字與其書不倫見陽明以悟與為快與乃豁然劉氏

也鴨兒塘為城西市盡處茶傭雜處公治比其鄉無心

年間文集·京金二十二、製造的

近年 から この子様

数尺許送客出則相與攜手安至其上囚是為登眺云

菩薩比之維摩詰廳居士初崇顧問赴補北上舟中遇 一遠去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因而還由是問 間之間皆視 爾金剛經一卷斧狼在焉人皆以為經力補助而公精 去囊麓一空獨避小行箭封識如故啓視之內貯素所 益益斧劈其額急走匿枕尾按之無傷痕亦不知痛益 公為安危公回通佛法好作善事請方尊宿稱為肉身 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果無事 争避出城城外縣然公筮之得明夷初交笑日無能為 田間文典 自興甲寅正月間海南之變海內震動乾中大擾士民 之至亦可見矣公生於萬曆壬寅年某月日與方伯 一里 一二 一 宝誌 弘

育遂無後以弟子餘惡嗣娶無錫成廣文梁女一女適 七十有九不及方伯年者四歲元配王安人數生子不 本郡高氏遺命勿哭勿訓勿作佛事有高僧為誦法華 思表章其苦節以重吾說而其事狀未詳尚有待爲然 月初一日葬於旣山之陽未有誌銘予辱公心相知每 附身之具織愁具備勃其家勿拘風水時日以本年八 所為公狀雜以已平日與公所游處習知者因詮次其 每握筆為他文職隱然如有所負越八年乃得給事公 同甲子家人呼為小王寅卒於康熙庚申歲三月享年 剛經數老聊以免俗無高僧則已自一兆域凡含發 A Cold Street Water

朝太息以為恨是可感也當甲申國變時吾鄉士大夫 家內人皆以都已相去道遠為辭事途止然每見予子 謂不能苔海君札至必手錄登諸冊而藏其葉他日及 其兄子餘黃謂子日吾見君手札矣從父什發藏之自 蹤迹各異幸卯冬亭自天南還寄公一書久不報怪之 崇頑王申之冬六皖人士大結社時也自此出處既於 大緊而為之文存於集中不必納擴也予與公相識以 院與公朝夕過往聚甚歌見予幼子器之欲字以女所 謂胡星卿老友曰吾鄉某人與文皆必傳也嗚呼此五 之所以謂公者而公轉以謂吾耶己酉子以冤訟久事 *** *** ****

而温內剛而冷四十餘年城市跡屏一室十大如坐枯氣以乗甲申園變刃在其頭未獲死所終身匿影外柔 **阮山峨峨江水冺泯子然天柱一 先者有不甘貧賤 小屈於賊薙染南還者非公一 特死為幸坤道在貞用六利永益棺事定惟此堅忍孤力誰其往還方和圓頂蕭風坐被自言有醒行年八十** 有志也而公四十年如 公獨重公也銘日 《寂莫甑山之贵其室則 一旦出仕新朝以取富貴者士固各 一日能甘人所不能甘此吾所 人未及士 蜂孤挺惟此哲人 一年有死者有

見於沿問子日子之翁有氣槩人也也愚曰何以知之 踞楊坐者而翁耶子再視翁像目炯炯有光剛毅之色 傍子注际人之因指僑冠者謂也愚曰非子 壁有遗像一 舊洞謝發時游處之士獨曾子也思存入其室蕭然同 田間文集 酷肖子知之也愚因述翁生平氣疑及起家始末且 像知之也思曰公何以知像為我翁也曰以像之)已秋子重過永安葢 別二十年矣城市變遷 曾翁條初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老翁皓首踞楊坐有儒冠執卷軸者侍 天老三二十五十五日 1 也即日

是智為不安城人而族好大書香經武則有舉於鄉者 翁年八十三始殁殁之三年而母張孺人亡今将合葬 史起家亭長餘兄弟皆碌碌坐食產日挫翁少有六志 支於浮流浮流故鎮名景泰間建邑無城改為永安於 平與國二年有九郎公遷居此土至五代祖復分其一 誌之按狀翁諱某號某其先世本漳州龍岩八自宋太 壽子日諾子以狀來詰朝也 愚偕其弟持狀來請予為 笹家有期矣幸公之至止散 邑將丐公一言以為泉壤 王翁父其公以齒德賓於邑有六子翁居四伯兄用樣 一人貢於學者若而人其博士弟子員斌斌代不乏也

起一歲歸至貢川心動乗夜巫返則鄉飲公以是日發 絕意進取皆書室於南郊延明師課讀甚嚴已則督值 翁夷然不屑知兩孺子可教也恐一 孺子泣云皆為建左衞令史滿歲倒入都考當得官而 以累及昆弟也每歲時代職祭必處達親思日至老猶 家以益裕未幾母殺喪葬視昔有加皆翁獨任之未當 乃厚獲而歸因家居養母不復出與暖儒人鐵資經理 翁入門號擀幾絕治喪盡禮事畢則益遠出備歷辛苦 楚江右間或歷年始歸內則張獨人紡織在之家稍稍 慨然曰曾氏其式敬乎因挾 幾走四方經營足够獨居 旦遠離即業荒逐 -

東志的

捐貨頭歸為擇配至今勢氏勢能言之老年矍錄益好 學抄書自妖倦則閉戸却掃與親舊道故歡然然遇子 翁來預引避之畏其嚴直也吾謂翁有氣樂其像剛毅 爾其女於遠人翁聞之遠買 舟追回不可則鳴錯官卒 姓及諸後輩有過失軟正色賣之無少回互諸後輩至)色見於魣問信不誤矣翁 四子伯仲早逝曰省府增 一即也愚也娶陳氏日鸇府 糜生發前干 戸崔某女孫

|日起奮日起霙省出日|凱鸇出孫女|| 似省出翁

奴型園樹藝片屬耳書室聽讀書為樂二子皆成名士

一名 エー 二国国内教徒 いまいまっている

羽性亢俠見人有不平輕義 形於色有鄧氏甥因貧乏

鍾其選者曾不階尺寸而能卓然以自立翁無問於朝 吾觀永安之山皆不壞而石其蜂巒拔起岩洞自開故 有通家之誼因次其狀誌之而為之銘銘曰 年七十有四令小吉合葬於二十九都黃坑黍尾屬子 所謂長者今之所為聚餘具孺人合定於此土是為干 而世成仰其家聲不見用於時而子孫服其歌澤古之 年六月二十二日卒於清康熙甲辰年四月初四日草 生於萬曆已卯年三月二十日卒於清順治辛丑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張孺人生於萬曆戾實

秋蜜敬之宅

英為三河令來中客令掛吏議且去中美廷人述三河 壬子冬子客都門於貴池陳比部寫中接其族子中美 上問予居止且來予心防之忽念曰其中美乎越數日 與談佳士也於日過余蕭寺益深談意氣慷慨是時中 證甚為也予既南還中美複以能習吏事從人東西官 弊不可為狀 稱令冤雖無救於令而其為朋友急難 久不相聞壬戌冬村人自樅陽來云有貴池陳君市

中美果來出其尊公及孺人狀以請曰先君子以改革

田間文集

老二十二 建設

故山海衛祭軍陳公南山元配李夫人合葬墓

要為名久之剽掠焚殺葢賊也四獅奔寫以空獨公所 整以致改革公逐絕意世事戊子春亂益甚初皆假建 以歸崇顧末年流寇盤踞六院去公鄉僅隔一江風鶴 皮島失陷鐵騎長驅中外異議公知事不可為遂乞養 皮島失陷鐵騎長驅中外異議公知事不可為遂乞養 版好施為諸生非其志也好讀孫吳書習騎射東事的有大志沉毅簡點不屑屑家人生產及長喜交游! 不稱完聚賊號舰已久公堅壁不動自以来習兵

功名好談兵卒以兵死令獨存汝吾不願子求榮以增 呼公生平志在為國家靖亂遭時不偶一無所效而漫 供容未暫少倦公不問也公沒孺人誠其子日汝父喜 臣费不貲產漸落而好客如故客到則中饋悉所有出 死於賊其命也夫公配孺人李氏為貴池者姓既歸 都邑城門畫閉公子獎號既控官求討賦不能問也暖 已獨居守賊至與戰死焉賊之來鄰有為之主者是時 改泊有蘇餘輕以濟其鄰里鄉黨公既好任俠又以蔣 + 媚姑婉娩將順以孝婦稱公家固素封孺人碩自甘 ……、「夢……」・「墓誌銘

事殿輩起草問烏合不足敵也預勒其子扶痛人遠避

康熙年月日享年七十有爰以某年月合葬於某鄉山 里中女奉為師其發也皆哭之甚哀孺人之發距翁死 雖不知者凡前言往行列女懿事幼時得之庭訓者登 初名萬邦字級之至是收今名承母志示欲藏也孺人 吾愛但讀先世遺書居鄉里以終吾餘年斯為孝矣葵 子二是日璞國學生即中美也次碧玉早天女一適唐 戊子月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於萬曆年月日卒於 號泣有終天之痛焉翁生於萬曆已五月日卒於順治 二十年璞又以遠遊未獲親藥餌視合發言及二親軟 語述無所遺忘喜為諸女談說不倦又工刺繡描畵 一家老二日上七天時後の一日名

展尺寸死非其所志士遺恨爱有哲配居然女師說子 文事武備古人所兼惟公希古厥絕而磁奇才偉 各自喜遂輕用其死吾獨惜翁此死不於受命殿關 氏早寡孫四 . 遊保世無危乾剛坤柔斯為合德泉壤同歸千秋 適檀氏觀公生平志氣古所謂柔佛之士也既以 而死於卿里亂民之手也悲夫翁曰、 則知吾鄉有江右寓公楊案山 新案山墓誌銘 一、黄达路 和元善元麟群 「翁者以刀士

華陰人五代時有名雄者仕南唐樂平今除南昌長史證不敢辭翁姓楊氏諱某字春圃案山其別號也先世 古有道君子也翁亦以子為遺民與前本 岳祖其諱思本父紹峰家世耕讀紹蜂習收黃家言以臨川之東鄉為東鄉縣於是為東鄉人曾祖立慶諱立 狀來謂電安有期乞子一言納諸幽室且 卒葬遊賢縣二子或遷吉水或 好迄今且二十七年翁之及久矣今年冬翁子森以 不重取利一 **郵皆稱仁人** 平間歲 遷臨川明正德八年割 一口是先志也

盡亦死於疫者替不能返為火而裂帛裹之鄉行潜入 衣不解帶知不起密備棺食疾太革握翁手日汝功後 一袋中不今同行觉所不今翁覺翁比覺毛髮盡堅自是 益重義兵其後紹蜂亦遂客死村中翁侍疾七十餘日 道三十里過一村舍出裝篋中物授其家人則屍竅也 峰德留止其村不聽去紹峰萬行好義當以歲春回迁 酒一戶的蒜一瓣病者得樂皆霍然起由是村人感紹 辰相方令其徒提大桶分道福給新亦隨往各伙處春 學或隨牀下緣門壁求水漿無應者紹峰煮巨益藥按 從行至宣城將顧村會疫大作傳染死亡略盡比戶時 游藝此村者畢至盡哀因項請蔣氏先坐之側明年謀 自請從時天固已啓之矣紹奉發村人奔赴號位同鄉 知孝子哉髮始髮髮然延及層也使紹蜂出不以翁節 時新晝夜抱持不離合強之具乃能料理悉當不令親之吾有德此村不忠不保吾一杯也言訖而卒當疾革 其骨歸其狀大不堪汝能歸吾根甚善不則就此村葬 事無備奈何翁泣對日備矣日木堅能歸故郷乎對日 旦催此誰恃哉天之報施善人此既一端矣於翁初 一因曰吾以不忍人之心親火同鄉人客死遊棺七妻 天卷二十二 建湯金

移報歸殯處距水口二百餘里村人義不受直更番處

翁孝許令祔葬祖塋旁翁固索知其處搏願謝即從事 夜家人至引輛回值女日順庚申族人素德紹蜂又哀 **** 小倍格柱之已藉牛衣枕宿其倒霜疑冰斯不碩也其 如岸上同舟人散歸家人得訊未即至翁獨念棺置沙 山隅反為翁襄事喬次年母吳孺人發毀瘠如父喪 一前軒後輕輕處疑下濕棺大翁力弱竊獨舉之起用 一人色動翁戲之乗夜先往腰鐮荷鐵舉炬斬荆棘 一為兆棺甫下色動者亦移其妻喪以至大驚迷別 而至易船入江始返既抵里門去家六十里异 -Wall 1 並結結 ----

其傳名日起朱先生亦自以為不如也天啓四年翁渡 江而北止於桐之東鄉周家潭期月間所試歡效食者 冠去返故居所有萬然無過矣而其道益行求藥者益 不取其黄人益德之聲名大噪及周孺人生二子一女 了其父執朱養元朱術高不為人所識翁從之學監得 **新所取益來日創世不宜獨聖也翁雖揮雅自喜而 卜居焉已施宠大起四鄉蹂躏翁娶家避之洲洛間**

者益與乘夜開山佐翁葬其親者也於是復至宣城師 祖弟經紀而已復東下葬紹峰公舊遊焉所為同祖弟

マス・コー これをはないない

= 1

兄弟酷似如此翁志不忘故郷厚資其兄以歸以季自 知所在過市酒侵上有人開其聲以為翁也趨下呼之 處不能辨也當新遊賊洲渚間伯與季東來蹤跡之不 還其子久之復生季三人者聲音笑說無一 然日血不足験且子之吾矢指天倘再孕而七月生見 仍還楊吳許之因與定約果又七月生翁吳亦如約以 為已子欲乞還紹蜂不可請刺血孫人知非與子也毅 側室十年不孕歸於楊七月而生子即翁的兒也吳冒 相談已間知為其同產也因指之處乃聚首為盡其 即,,,,,,墓誌鈴 一不似非久

於已不損於答葢家法也初紹蜂麥王孺人本吳氏

有才譽以華墨遊諸侯間次子器亦為做世其業皆稱 琴與人處雖親熟必敬禮未皆有倦容為宗族重墳墓 各士焉翁原好讀書博覽載籍皆通大意亦善行楷鼓 初去其鄉時所委同祖弟田產垂三十年不問用報發 所遵守不可不令孺子見合而後聽之矣森翁長子也 短禮曰此本朝二百七十九年之法服吾累世祖宗之 留都陷雜髮令下子森甫髻巫為製中服集賓答行 耳歸計遂阻其後江右兵亂悉如兄言甲申國變乙 保故鄉安土平歸而相聚爲俘不如散處各方循道 巳問道返里與兄商所以移家之策兄曰海內鼎沸 ----

之石峽馬鞍山初森與霧自以流寓不定居將視兩恕人與為了次孫森所出也今以某年某月某日鄰於廣江年享年六十有八娶周氏先翁殁子二曰森娶銅陵李年享年六十有八娶周氏先翁殁子二曰森娶銅陵李年等年六十有八娶周氏先翁殁子二曰森娶銅陵李 **祀事庚子秋周為人卒翁得足疾恐遠不起自撰祖** 然後 先葬翁銘日 一宅而形家謂宜分葬一諸 ここと 基端節 ۲. 神宜分翁

城之 真 聽聽住城 體鬼斯存子孫定居奕世惟蕃鳴呼是為 翁諱心鑑字明鄭別號郭石其先世欽人元末遷居桐 惟其能黽勉無憾乃於弱龄厥德以崇厥業以廢悴彼 居關閩間無苟得無妄語造次言動必以聽法自持會 **特曾祖倫祖改父一旭皆為行稱長者翁生有至性雖** 江右之志士江北之始祖而前代之道民 士之百行以李為先惟公至性匪人而天不惟其性而 同氣施及宗紫廼篇於義趙依於仁非以爲善廼率其 一般陽鎮遂為從陽人六世祖總為金陵倪大宗伯 **童瑜郭石墓誌銘**

一見、これを行か

訟金氏子於官者將受責翁恐傷毋心請以身代竟代 既長翁為婚娶生子推己宅居之置僕婢器用悉具己 以致諸向向有二見金氏子也隨向育於童一天改一 **翁家稍裕凡甘旨服御昔所未獲奉於生母者皆竭力** 二年未曾一日解也復初公發翁事罷母向孺人是時 溲便皆需翁為之將奉抱持不能時刻以去左右益十 民故素封至爾父復初公家中落七徒宅七繳於火衛 初公絕毋方孺人病與委頓床聲問凡飲食起以轉例 乃棄儒挾疑質遷稍以自振母哀孺人殁公未有室夜 、別置一處雖古稱友愛於同產者何以過焉未幾有

名福壽用報汝德已果再產一男即今之次君基是也 今惟有一子我死當力懇冥司更乞一子以大汝後預 鳴呼古人以孫養祖母者稱李令伯令 伯固少孤耳若 翁則親在而代親養者也既以其身為一家衣食所仰 格且置固於另也即使寬不德群群之為務於寬也問 **胖覽之事干載後為美談然覽實有德於群而母氏以** 八誠之至者力亦給焉然後知事親無不得竭之力也 而復躬僕婢之役為大母十二年所頃刻不可離之 出通市感歎向孺人泣日嗟予以予子之故累汝 人病且死執翁手限日汝孝友至矣子孫必昌 1

買地建祠皆翁蠲資為之首倡有選初公者翁從父行 孫有一弟亦發逐斬然其從子明卿從水南迎歸於市 也先君子将為之傳稱還初居水南老而連喪二子及 貿易既有餘積乃辭去而尤重根本凡修宗譜置祭田 諸威友被掠通還家務然告依翁翁皆為衣食之資之 之資益一如已女衰卒無子每言之輕慮流短期從陽 謙和凡鄰里有緩急相告者無不應或到之亦置不問 外家袁氏零丁僅存表姪一人貧不能娶翁以養女妻 則翁之所為殆有過於祥者矣翁孝友天性與人忠厚

當翁於金氏子非為已也弟直為向也子而為德已甚

双十數年至天啓癸亥先君子始繼其席語第日此 子何讓為且吾既得養於子又安用產豈有予歸子而自吾祖以來惟有吾子即子不吾養吾既老產子產也 卿謝日伯父無依應歸養於某館粥保自給也以迎養 奉養不啻所生公既安明卿家編召宗戚以謂明卿曰 而得田其有市心乎必不可公日夫親親遍相及也今 1舍此子無歸矣吾舊有水南田數畝惟子其有之明 學桜川四方景附諸弟子蘇金為建輔仁會館先生 他適者乎明卿解不獲乃請公之族置祭產焉所謂 即翁也先是翁家有童定夫先生以布衣照起 IN VENTON TO THE STATE OF THE S

在傳任中常高出人一頭報係焉自下道氣移然好親 赤致每聽講歸姓香靜悟亦若有省先君子謂人日輔 仁一曾得兩學者葢指翁與孫君也翁為人健瘦精神 開於世而翁所辞辞庭訓唯勿墜定夫先生理學遊籍 賢禮士至老無後容有兩子為延名師擇交游卒皆有 規以每月十三日會於館所則翁赞襄之力居多而為 傍舊有小樓先生坐別處所謂芝蘭之室也更加聲望 而已會館歲久將坦又門殿於火翁拮据為重新之館 亦往往能以所聞者施之於行事焉惟時有孫磐石者 大事非子左右 不可翁毅然身任之倡事同志一道 きむる

當勒其委諸二子不能然每見予至輕喜遊合其事促 舉鄉飲資不赴日吾不堪也年七十餘猶自莞家政予 供先生主朝夕奉祀又為先生樹碑其墓順治 再娶陶氏繼娶陸氏子二日年縣岸生娶施氏日基娶 膝就子談問述所聞諸先君子者以質子子為反復剖 日卒於順治丙申八月 日孝行日孝昭皆年出日蔚縣库生日芾皆基出曾 則喜甚至不忍別也翁生於萬曆壬午年十一 一適錢廉縣廩生子兄子也一適陳氏孫 日享年七十有五初娶朱氏 一年縣

月葬翁於某山其子年乞一言以

1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 日月と見 存仁至義盡世風日下有偽無其作翁銘章以 而誠本其家學見諸躬行其行惟何孝弟忠信大節 则是二十二,一墓族给 直指本心不立文字翁長副